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三

書

答李萊叟書

某非知文者也但不能自欺其一隙以強附時好率臆妄論當世不以爲大謬而羣異視之或且以爲有裨於文事其甚者則又謂不悖於聖人之道某亦不知其然否也於坊本中偶得尊著玉衡懸秋異劍出土與塵物聲光迥異亟繰藉以傳示宇內正恨未窺全豹耳先生輙引爲知已而枉詞屈慮至儗仲翔之一人竊又自愧非其倫也三復手札及惠教全稿乃

知先生於此道源遠流長爲東吳之宿碩則更深抱
不識程伯子之恥矣行將增定拙選公諸藝林不敢
私秘也比又論次有明一代之文茀苦足目隘陋先
生多聞廣交不吝能爲搜羅遺軼否乎闡幽賞奇庻
亦作者之同心也詩扇之贈重於拱璧其中稱許逾
分有非所敢當耳新刻金稿一本呈求是正冗次率
率不備

與沈靜展書

廿餘年濶别亦知交中一段奇話足見吾輩淡成落落之致然道駕無緣至語溪而夯時或至武林則疎索之罪實甚於夯於先生稽阮高致無與也昨承枉顧既失掃徑豚子拜謁反荷授餐兹復重以嘉惠新詩肆好和以清風茗氣如蘭敢忘臭味感頌之餘益深惶悚蓋夯十餘年來頹放無狀偃蹇村墟遂成麋鹿之性卽敝里親知多經年暌隔至嘗事門牆更久絶村子之迹矣以此趦趄不能摳侯然懷企之私未嘗須刻𢇁也古人有云屈於不知巳而伸於知巳今

弟之硜硜正欲求伸於先生耳諒先生不特不我責
更有以曲全而廣護之也蔣兒人文小兒誦述其概
已切景慕大匠門下定無恒材恨弟絕人逃世無從
說項耳台諭雖心誌之恐無以報命有懷如何村味
不堪聊佐清齋一七諸有欲言當遣兒子詣稟不盡

復翁衛公書

客冬辱枉教村燈寒牖草草相見短語遽別又荷嘉惠至今懸企猶怦怦也某於此事本無師承又不勤學虛聲誤人爲害不小加以素性迂僻不堪應酬數年以來病苦百出未免偃蹇外間不察以爲有所迎距致取僇辱以此今春自誓不但不提囊行藥并即閉謁醫者一概固辭猶恐不免不得已爲山遊爲白下之行皆爲此也頃令親數顧致虛徃返接讀手教益知罪戾惶仄何言然細忖令孫兒脈候不過調理既前方偶中但宜守服久則神旺非他症比必須更

換加減者即有他端欲商第筆墨詳示便可奉對若必督其面診非不欣企然柴門一開不可復閉使某何以辭於敝里諸親友也至尊教所責非庸俗伍不應一例相拒此實不然某槪謝不敏尚名嗇尤若有所揀擇於其間則其罪自亦無解矣古人有云士屈於不知已者而伸於知已使有揀擇亦寧受屈於庸俗耳若先生夙昔爲文字之神交近復承道誼心志之契竊謂得伸其硜硜者正於先生有厚期焉固知一笑而釋之形骸之外也伏枕率復統希鑒厚

與黄俞邰書

不見顔色有年餘矣村莊灌植之暇亦時繙舊書拂几開卷未嘗不憶我俞邰也世間知書人有幾讀書人有幾惜書人有幾六陰晝盡微陽不滅正賴此耳非結習癡癖之謂也得手札知近履安勝不減探討較讐之樂甚慰甚慰鹿床翁意況何似比在何地讀倡和落句情深文至三復闇然愧村子不足以當之耳欲次韻奉酬倣擾中尚未得其緒前所寄拙稿乃舊刻非新作也小題今始印就以一册送正爲見戲則劇於此時何異戒嚴講老子乎亦欲見其癡頑耳

所借書郵寄恐遺失誤謹收貯俟他日政呈弟書知
爲愛護不煩囑也昨雪客字來云劉雲莊集二本爲
程子介所浮沉度子介爲吾兄所厚不應有此憾事
況此係弟借兄委不可不力索還之知兄惜書之心
在彼猶在此也患瘻經年近復病疥不能執筆口授
兒子奉書不盡萬一

與周龍客書

弟本鄉迂以多難失業未嘗有所實得率意妄言每不爲君子之所棄亦其遇幸耳乃吾兄傾蓋投契又出尋常期待之外昨得手教情誼殷摯令人感愧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吾兄[illegible]欲以過分相處弟何敢弟何敢在吾兄則歐陽子所謂謀道之急不擇人而問而在弟則柳子所謂環顧其中未見有可取者爲衆人師不可而況吾子者也吾兄天姿奇儁上承家學之源內有昆弟風雅之助外多良朋名士交游之益又加以好學深思歉然不自以爲足之心以此

進德修業其勢如渥洼天馬得安驅於千里之康衢雖老驥顧之阻喪況弟之駑駘乎哉小題一册呈正手瘏作惡不能搦管口授兒子牋候不盡

與周雪客書

年餘不相見顏色時來夢寐叢村敗壁倚樹臨流出所惠竹根杯與鄉友稚子浮白輒舉豪契風流以爲話柄惜遠不能致耳伏審近履自太夫人以下皆安善弟別來無一佳狀鄉居稍習性同麋鹿與世間觝觸不堪覓成獨廨塵坌澒洞不知所屆食指數百枚號啼無策過一日且作兩半日其概可覩矣小題刻已久因無紙刷印今始成部一册奉之几上爲粘窗引壓之具此何時猶作此生活亦可笑其痴頑也痔瘻未平又患瘡毒不能握筆口授兒子書候不備

與周雪客書

六年契濶無時不思兄輩歸每述明德深用慰企弟降辱餘年修不如短老兄知我亦不爲弔而爲慶耶珍貺遠頒不敢辭却然實有所不安謹令小子叩謝所許詩册在吾兄贈言隨時徵贈重於球璧誠所樂得而讀然正不必以壽爲義也若徧徵他友之作不過虛譽浮名祝讚長生套語有何意味萬勿爲也弟嘗謂壽文壽詩起於末世夸誕營競之俗古來文人之所無有也至於屏障軸册尤流俗之尤吾輩今日正當力矯此弊耶如何如何月川集得刊行乃世間

一大正氣事非小小功德其餘如薛文清讀書錄胡敬軒居業錄多爲流傳皆有功於往古來兹者先生得無意乎弟精氣衰敗思纂輯舊聞急了欲了之書而臟毒日深不知尚有幾時偷息造物肯容成此否耳比臥疾山中不能執筆口授兒子繕奏未盡

與徐州來書 別號孔廬

前有數行奉寄想已塵台覽矣比來意況復何如闔宅大小佳勝所業又何書有新得否令子用功精進足慰孔廬傳貽之意便可一切勿問矣弟自遭先仲變後心緒惡劣事端棼棼直無有生之樂更不足為老兄道也前札所稱某某見許此固野人之幸然非野人之意也弟之論文自論文耳何嘗有某某在其心目中乎孔廬老婆心切欲於此中尋取上乘根器弟竊未知其可也先儒謂佛門若有一箇男子臨死時定索尺布裹頭去並身死裂更論何書豈非見念

大悲咒耶淫坊酒肆盡是道場只除異端有此懺悔活路恐儒門無此法也吾輩雖欲曲為之通共如枉已正人何若今日不可無扶進援轉之功亦只可望之未經沉溺者耳波中品類豈肯復登陸耶偶於亂紙中得少作數帖雖未成書聊奉克喬梓開窗一喙餘帖分致俞邵仲枚雪客龍客閣公鹿峰諸兒又敝門人董杲方白稿前語欲一本今奉到十九本惟賞識取用餘本渠欲發坊取值買四象橋水筆不若竟留案間友朋間可分者分之每本價五分付敝寓友人買筆不審可否弟經年不至金陵所發書坊葉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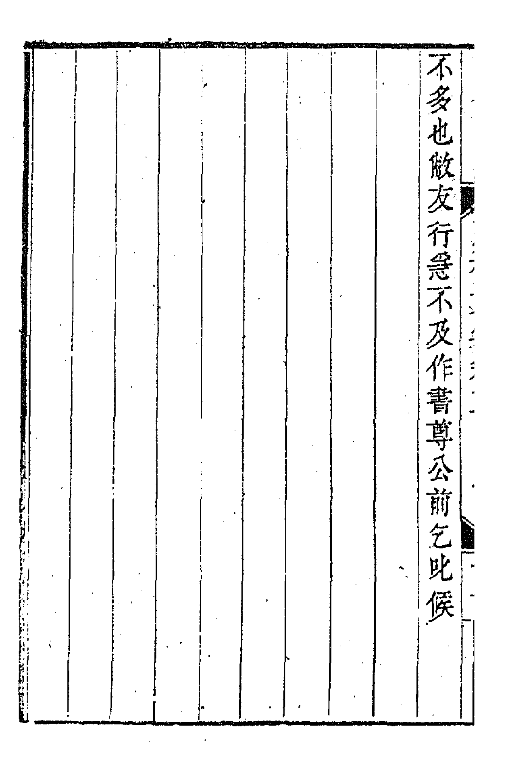
者頗萌欺蝕之意敝友索之不吐倘終於頑梗欲使
大力與雪客兄以法彈壓之深感相愛之誼事悉敝
友施卓人口中餘嗣及不一一

復徐孔廬書

降辱餘生俯仰多疚讀贈言鞭策重遠令我愧汗古
璧溫栗拜君子之教深矣未獲躬謝先令豚子叩首
以須明德翁比買得一小山名曰妙山離家百里許
有峭壁深潭長溪修竹將埋身其中補輯舊聞以畢
此生不復知有世事矣惟老友一相思千里命駕耳
塵氛譬逼令人心悸常恐造物不容便負斯志如何
如何臓毒困臥不能執筆口授兒子綈奏

與徐子貫書

正憶喬梓近況而尊札適至喜慰不可言承惠製黄知見愛之切至謝至謝來教云近看近思錄心中稍靜其所得也大而進也遂矣乃又云無得不進何也此書最難看於此有見視羣書直土苴耳教授講小學亦是極頂事業作聖之基名世之具備於此矣某近正思刻小學纂𤀹施虹玉兄云書舖廊鄭店有高足以欽兄藏熊勿軒注甚佳不審可惠借一錄否幸足下爲我一訪請之知言集料深望同志留神所示近稿二册劉則狐禪陳則俗套無足選者即節取亦



不多也敝友行急不及作書尊公前乞叱候

與陳柳津書

久不奉書問伏審比來福履動定有相德門大小和祥足慰遠懷太原修阻久虛音信不知家報已收幾次意致何如便中希示一二愚嚮昔奉教謬承知愛竊嘆眞淳風雅逸趣坦懷諸親翁所同而志節矯厲不隨時俗則於親翁尤切仰企之私前者忽聞有[illegible][illegible]之事初疑必無是理曾與湘翁令弟言及囑沮再三謂斷不宜做即湘秋二親翁已入世途者於分或可應然尚當以利害自止況親翁自命何如人此是何[illegible]漫然一呼而出耶此已事不必言昨從

友人處見貴邑公憤文字則竊以爲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凡作事立說先須照管自已即自反合禮古人尚有奚擇何難之義況自反此事不當爲而爲則傷義人不可與而與則傷智已先坐一半不是矣譬之芳華吹墮圊溷其平昔臭味識者雅自辨之但此時洶漉欲與穢物分别香惡則既入其中洶漉一番播穢一番惟有均不堪耳深山窮谷有志之士聞此舉者固憎惡彼非然亦未必肯放過賢者也紛紛者又何爲乎文字中波及某者二條不覺慚悸無地如云求某覓劉書與姜二濱因某得見二濱兄屬誕謬某

與二濱從無交因且中與其郎汝皐論醫故徃還數次二濱僅一面耳只此一端不惟摭事失實將以某爲何等人哉其方埋没身名以無人齒及爲快何汚之至此文字或未必出之親翁然未有不與聞者豈親翁平昔視其爲曳裾屈膝齷齪無恥爲蠅營狗苟之人耶今後伏望親翁悔厲自愛置之不言立身進德富有日新彼中愆尤不但公論難磨卽其本心上亦自揩抹不去豈不更甚於兩觀乎因尊使歸草泐無緒俯冀鑒督恕其唐突何時北來杯酒話舊一吐欲言耶諸親翁前不及一一俱望叱候不盡

與陳簡齋書

僧寮唄火剌促夜分八識田中已鑄一善讀書論文之簡齋於今九年不自今日也此後草頭行脚屢過海昌自顧非復向時行徑不欲溷公耳近則如洞獠山鹿野性已成聞蛩然之音畏而却避若引之入坐有不止裂衣狂走者矣其病如此非敢自外雅懷也老友辛齋鼓峰已並致廡下此玉山之廉夫伯雨也臭味風流歇絕已久一旦為簡齋拈得古之欲招陶陸與遊者真不啻老傖矣咿啞所及偶塗扇頭江上晚來故是村學中本色語耳經作家勘驗令我背汗

直流鼓峰近詩又增一格直破半山之壘老兄晨夕
唱酬亦信之否乎辛齋遠歸聞其體中尚未健殊念
切也前因鼓峰行早不及裁答深以爲愆率泐附候
不盡萬一

與陳執齋書 別號湖殷

鑱侯至得手教諗近履安勝爲喜十月初存甥見痘今已回好但眼皮發餘尚未乾已無他慮此德門之蔭亦足慰尊親遠懷也第某子孫四人出痘而殤第八子賤室終日悲淚酸痛不可聞以此心緒殊惡耳鑱侯明歲事舍姪孫年尚穉而彡成昆季不容忽玩兩者相較自當舍語水而就姚江在某親疏之誼亦無分彼此也但某本無知能而鑱侯强納一拜兩年以來思少効力於鑱侯雖粗發其端而於老生箋箋之緒尚有所未盡即說書之理不能無疑行文之法

不能盡合在其所見已如此況其上焉者乎以此爲
師不過流俗中一琤琤者耳名師二字尚未許承當
先生欲得名師以訓子姪而急求錢候究竟止取其
習熟省便耳然爲錢候計明年必當舍姚而就語郎
爲令子姪計亦必當令其舍姚而就語何則令子姪
之不可緩固甚於舍姪孫而錢候之不可緩更甚於
令子姪使錢候之名師有成則令子姪不過從容歲
月間共砥礪更有可觀則爲彼正爲此也儻先生以
爲吾子姪期速成耳安用此迂遠不切事情者然則
如今月之錢候遠近不乏其人亦何用取必於錢候

令其自誤誤人哉以此擅爲决計令明年仍就此地相期猛力講究以副先生屬望至意度先生與人爲善爲懷於初旨似殊而實合也裁兄文頜入褒指已爲刻二首矣匆次奉報未盡所云

與陳湘殷書

朔日正寄字奉候越日而親母夫人至旣慰違離復感存沒一喜一悲情難言喻親母卽欲東渡其以長途勞頓攀留村莊調攝待精神加旺起行脈候和平可紓遠念因與親母語及先生寬仁恬淡於官途嶮阻固多所不堪然以愚計之將來卽錦旋珂里亦正費商量葢責望者衆則觖怨必生觖怨生則仇隙必至此無論能應與不能應有力盡而不見信之勢故每見貴鄉官成諸君多有建業於三吳想亦由此也先生何不於杭嘉間營馮驩之一窟爲進退之計其

事亦易爲且使吾輩得以相依盤蔬斗酒池邃林畔尋晩年聚首之樂乎狂言未必有當聊以備葑菲之採

答陳受成書

兩省來札知進脩之志甚篤恐虛少壯歲月此意極難得但吾儒正業與流俗外道自别外道但欲守其虛靈以事理爲障故必屏絶塵緣以求之流俗陷溺於詞章句誦亦必離遠應酬而後得力若古人爲學則不然朱子解格物所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草木鳥獸之宜莫不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凡此者皆學也如足下今在署中過庭之際其所以服勞承

志者如何尊公事務執掌即可以考得失感應之故與所以經畫之方或有所行役則亦可以察風俗覽形勝訪古今求人物亦無非學也得暇即讀書閱史以擴充其所未及總在立志專一則凡所閱歷皆於此事相關若志趣游移雖博物能文總於已分無涉足下試從此求之事理既明德業自進即行文亦必沛然條達與向不同他日相對正好商量也莊中近復小葺當淨掃一室以待吾受成耳有便信時寄數字

與吳孟舉書

自吳中歸瘦患復作行步支離致疎良晤承示讀周先生史貫嘅而不刻辨而不畸有永嘉監論之精無眉山翻案之失眞翼經之功臣論世之尚友也村縏展復不釋吟嘆劉鳳閣云史傳淵浩非探頥索隱致遠鈎深者烏足辨明哉弟於史學向未有知周先生書成得卒業而問津焉是所願耳吾兄綜貫古今識神超朗玄晏之任舍此安屬弟之不能兄所知也抑有一轉語聞絃賞音足徵雅曲雖未能盡窺全豹然於論輓輅子見其痛心於治亂大關論孔博士知其

出處之不苟論焚書明此道之必不煨燼於烈焰有心哉其蘊負如此周先生非今日之人此書亦非今日之書也寶鏡在懸鬼燈失燄藏之石渠布之寰有固周先生意中事耳吾舌長存斯言不朽何用汲汲于蒼公醒唅閒尋佛頭之糞耶試以狂言質之周先生資一大噱何如原稿藉完去拚致執鞭之慕月初復理秣陵之櫂歲內或未得歸則相見在梅花後矣

與吳孟舉書

前因相訂湖上十八日早從餘杭力疾趕至則吾兄已於十七早行矣悵極悵極志書之事非吾人之所宜爲弟之愚自審所處固不必言在吾兄亦萬萬不可義理有是非世故有利害兩者皆不可也吾兄於此未免尚有意與於義理雖明知而不親切漸且不以爲然故敢切直言之至弟之關係更不小惟仗兄與爾三護持之力得爲弟決絕此事乃深感也前見爾三亦以弟言爲然然其語云吾輩暗中相商於弟不知此所謂掩耳盜鈴也若此事可做則宜直下承

當何必如此卽吾兄所云家世文字須料理亦係流俗之見此意不明都無是處說至此令我氣塞矣不盡虔禱

與吳孟舉書

千里遠別乃以瘍累不得執手河梁殊用耿耿兄體中初和宜加意保攝出門與在家不同飲食起居分外當慎雖藥餌勿妄投也途中雖衣船足恃然萬勿侈張以招意外之虞關津閘口勿臨險登眺至燕尤以收歛謹密爲主最要戒議評重然諾勿爲快意之舉勿爲炙手之緣禁絶鬬戲屏遠聲伎庶足以保身進德省費避尤但以詩文風雅自重於儒林以兄之才華取自然之令譽天下且將欽慕之不暇豈假塵坌徵逐以取之哉知兄明敏不待弟言之及然私心

惓惓有不能自已惟吾兄察之便中時寄數字見慰
燈下草草不盡欲言千萬珍重方虎兄一字附記室
致之

寄吳孟舉書

臘月奉書附勞宅幕客不審幾時至邸履新勤定有相旅情和暢足慰千里之思尊門大小平安可無煩縈念弟於季冬舉第七子正月又添一孫食少口繁徒多為累而浹旬中連遭先姊姊丈之變遄廻烏鎮情緒之惡更可知矣斐如兄傳兄歲底一信云正月書升必得差決計同出最善最善又聞積分例行則尚須留此此亦在兄自審機宜難於遙斷弟書升出而兄獨留凡事尤當加意歛約以坐館為上依友次之斷不可自借華寓借華寓則必將供帳宴會內無

人必至畜婢妾從此鋪排不可收拾矣區區所祝惟願兄謹交遊遠聲伎節浮費嗇精神馬弔之戲斷勿復近傷人勸服槐花飲子勿與商量而已其中尤要慎赫奕之迹古來文人失足未始不因文字相知也近日友朋在此中大約只爭目前些小得失不復知有平生品行蠅營狗苟眞不可令冷眼人靜處笑看吾兄夙昔洞然今更當高着眼牢跕脚勿爲所移惑也前札中云梁姓者多藏書許借楊大年集今錄上宋集目一紙幸細問之有可假者亦快事也所惠恭順餅共包香綿紙乃燕中最多之物頗堅韌可用望

兄爲弟買千許歸擇其精者尤妙特以此紙寫書目
呈樣千萬勿忘大兒今歲爲自牧招與其長郎同坐
今在園中賡虞令弟忽擇及寒陋議婚於弟將爲子
女親家此亦兄所欲聞者因性孚之便瑣屑及之性
孚來欲尋一書館有可爲地者惟推分留神方虎不
及作字寄聲相念春寒料峭爲道自愛得歸只宜早
歸餘不備

復吳孟舉書

得十九日書悉近狀甚慰遠念讀答方虎語尤感尤喜歎老兄知弟之深愛弟之切而教弟之至也方虎二十餘年之交契分非不篤然終是世故中人方且以留夢炎程文海自處於語知巳何有哉歸時當叩首謝兄益我耳聞比有疾惡之事不知進止若何弟意終以玉不抵鵲吾輩胸界稍寬便不直與較如其機既發又不可曰吾小懲之足矣操刀必割勢自如此君子之待小人常疎小人之伺君子必密我以游戲處之彼以切骨銜之不可不慎也便中望示其概

以慰懸切弟此間行止未定畏暑欲俟秋歸若吾兄楚行必果則弟留此以待爲廬山之游如其不確則七月望後束裝南矣亦候兄教決之耳諸所委已悉陸續寄奉兄處宋元集及經學書目乞錄一紙來黃俞邵欲看也

與吳益舉書

接札深服教益意趣之合未有及此者又喜吾兄必擴充此義以共砥有成也茀如尊教所云艇子繫門東西問津便恐將來此地又成熱閙則并累此莊柰何昨得復仲表兄之訃竟客死粤中爲之痛悼人生不力學自拔便爲貧老所困豪奢之習未能忘飢寒之味不能忍甘以玉骨委之塵壒回顧生平無一成就如復仲兄者眞可哀也鋤頭二事領惠謝謝日來稍稍翻菑修葺力作之人朝出暮返爲工無幾兒當中有蚊蟵借我一床但取寛大不妨粗惡事畢即璧

若爲價不多者奉值銷號可也有暇過莊中煮茶清

話以商種種望之望之

與吳孟舉書

兄發猛閉門讀書謝絕一切此吾道之幸豈直兄自了事哉可慶可喜可畏然又有可慮則恐虎頭蛇尾耳此事一有進步不第詩文道上於吾兄德器必能脫去凡近所造日高非弟所能望其行背也抑又有奉獻之愚兄近來於聲色太豪竊謂頗瑛楊維楨不足效前移居札中業已發其覆矣兄高明豈不鑒之乎即兄自謂精力過人不妨游戲不審保嗇此有餘之精力爲平生大事用不更善乎迂言或有當望察擇之惠茶又得省客之教拜賜尤多也謝謝

與董方白書

違離半載初返園扉思尋友朋里黨之樂不謂舟過北門忽睹妖異營搆倉皇駭問其故則曰新造小齋雲問誰主之則皆平昔交好者僕止之不能諍之不應不得不望救於同志竊謂此事有大不可者七祟尚異端誣民惑世卽無知妄作猶恃紳儒正人起而禁遏之況可倡此厲階耶一也年不順成者三載矣今歲幸無他然十室九空流離未復今無故發此大難之端度所費不下數千金時絀舉盈極爲民害二也或者舊時原有遺跡而修復之然且異端教宜汰

不宜與今忽創建非常此風一熾燎原難息民生何
堪三也數年前海濱特立小普陀致三吳愚氓燒香
雲集男女闐塞千艘騄擁穢跡彰聞包藏叵測當事
震怒擒其渠魁寘之法禍乃得解此覆轍不遠今小
齊雲之名一播遠近恐其患更有甚焉者矣四也此
地係通邑咽喉商賈薪米於是乎聚漕艘官艦於是
乎經因河道逼狹平時尚有剝淺阻塞之虞將來香
船駢擠又何以堪況吾邑疲弊幸上下皆恕其貧苦
以故數經凶荒而得免今舉動若此將涙得殷侈之
名來箕算之誅求動不測之覬覦以貽當事之憂五

也又聞此地曾有尼築菴以損傷地脉爲詞撤之且經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别菴之與殿又加大矣豈尼凶而僧吉乎抑菴則傷脈而殿又忽致福也萬一有執此說以論可否者前後互異不知諸公將併中尊何辭以對上司也六也私剏夙有明禁昨見孟舉兄云杜公意亦不以爲然然則其爲非法可知矣不知諸公何故執迷必欲畔正道髊禁令違父母之訓而徇此邪妄之說耶七也葢其說實惑於風水不知風水之術即使有之亦當論地脈之去來消納方爲實理今但云去水方位宜興殿閣夫水行地

中屋架地上水不畏屋高而逕過屋不惡水流而拒
阻此理之易辨者也若果有益水口則北寺之巍峩
與夾岸僧廬已足扼其吭矣虎嘯之巒聳又足攔其
要矣又安用此疊疊者爲况吾邑去水之口甚多登
雲橋以南對縣治直走者十餘里郭南橋以東南寺
以東迎恩橋以東北三里橋以東傷縣治横瀉者皆
去水也又安得許多地藏殿以塞之哉此風水之說
更可不待智者而破也此事一時之成毀似小而關
吾邑後此無窮之利害實大僕人微言輕與諸公曉
嘵竟不見省伏望足下以此理直告之杜公杜公爲

吾道計爲洪守計爲生民風化計必深且切倘得毅
然禁止永絶妖妄則陰德之及吾邑者直與語水相
無涯而足下衛道之功亦非淺尠也舟次草草虔禱
千萬

與某書

前日別後徵窺兄意尚未甚以鄙言爲然故又囑方自詳致繼晤華老亦曾托道此意又會孟舉兄叔姪極言其不可諸兄皆吾輩道義素交故弟與痛切論辨盖此事關係非小不意諸良友偶誤至此弟歸數日耿耿憂懼三夜不成寐但爲此事今知兄高明必翻然不吝徙義之勇不煩弟曉曉矣頃晤華老覩其意中尚戀戀不忍舍有姑縮小其規制之說此護短遂非調停之俗腸非賢者光明磊落之道也漢高祖聽人言宜立六國後即爲刻印後因子房言不可即

立促銷印千古以此美高祖之光明磊落眞大豪傑作用當其刻印未嘗無說見其納言之廣當其銷印又第見其改過徙義之敏决天下後世稱歎無已何嘗議其始之誤聽又何嘗笑其後之不終哉故此事兒既知其誤宜即斷然已之萬勿作調停猶豫之見況聞此地向有尼欲造菴縣間曾有以傷地脈爲辭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以小易大在世法亦有所不可杜公昨見孟舉言及此事豈可違法以徇妖妄乎今直以杜公不可之旨下塲甚正大甚光明磊落兒斷勿失此機會也抑爷又有慮

者凡秃丁之毒謀最深諸佛總甲之慾與正熾必不
肯中止度此事非兄與諸友不能必然多方揺惑吾
兄或以吾輩作事不可失手自廢或以禍福或以募
化之物已收紛紛俗說兄須毅然以理義斷止使其
說不得而惑彼見諸策不行必將造作流言以激吾
兄或增揑弟不堪之語爲離間之計皆勢所必至惟
兄明鑒而勇斷之也南中遠近有道有識之士聞弟
述吾兄梗概皆敬慕不置此舉若遂其有損於吾輩
德望不小弟聞朋友之義猶臣之事君君過不諫非
人臣也友過不諍非人友也事君之道諫不聽則以

去就爭之今弟亦輙敢以去就決之於兄及諸好友儻此事終不可罷則將來集雅之堂必無某之跡矣惟兄高明勇決迥出流俗可與盡言弟此號呼聲淚迸出矣伏望鑒其愚戇而揀擇之幸甚幸甚禱切禱切至禾數日度十七八定當歸叩尊齋若經過北門見營搆巍然便不復能東也瀕行草草不盡

與某書

乃白昨過致尊旨謂弟與孟舉日遠日疎不可不亟爲修好釋嫌之事其言眞以切其情深以厚其計慮亦遠以周此弟之所感激而欲涕者也然反覆籌之有所必不可者不得不詳其說于左右昔弟與孟舉非尋常悠泛之友也其才情頴朗意氣展拓謂可同切劘於正人君子之塗冀各有所成就非世俗役逐酒食往還讌函以爲歡也其母夫人識弟於稠人之中命之納交如其嫡從之屬孟舉亦竭情盡歡表裏無間者十有五年而有劉行楷余蘭之變賴兄與諸

友縮合至今又五六年矣翁受其解衣推食吉凶同患之德既渥且久夢寐不敢忘今日但有翁負孟舉耳不可謂孟舉負翁也嗟乎翁何心哉翁何心哉蓋所以斷斷不合者實翁之迂拘僻戾自足以取之富貴利勢天下之同好也必曰詩書禮義叅禪付法古今名士多爲之必曰異端邪說之當闢驕奢淫欲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必曰收歛保嗇毋踰繩墨謟臣妍乎所以娛心志也必曰親君子遠小人戲弄博塞講習聲技豪家之風流悅世之善物也必曰是非君子之道名教中自有樂地凡吾所欲爲遊吾門者皆

當逢迎順旨雖否亦可此忠於所事也必曰是則是
非則非一氷一炭一朔一南背馳遼絕乃欲强挽而
使之同兄試思之將令弟改轅易轍以就孟舉乎抑
能令孟舉棄其所樂而下徇匹夫乎兄亦知其不可
也何若使孟舉自快其人生行樂之見無復有僞道
學之可憎敗人意興於其間亦使弟自適其枯槁絕
物之性不睹不聞無復憂惶駭愕緦緦嘵嘵日取罪
於達人所謂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不亦善乎葢所爭
在志趣不在事迹事迹可以修釋志趣不可以修釋
也方白云吾兄亦知難於驟洽且求全故交之念切

欲豸姑自貶損無深求且作尋常悠泛之往來於義宜無害然豸又有所不可者思當時交誼期許之過深今忽改而之淺吾不忍爲此態也又思劉余變後孟舉本無悔過服罪之心徒廹於友朋之牽挽勉强相通周旋世故外合中離誠意不孚所以復有今日錢若水所謂無品節高蹈之臣所以貽人主之輕鄙揣摩正之眼穿復位議昌言之罷斥流涕皆苟且依違之有以自取也豈可更蹈前日之覆轍耶朋友之倫與君臣同皆以義合不合則止如爲行道而事君道不行則潔身而去此難進易退之義也若當時以

道不合而退矣又欲其降而取乘田委吏之義留戀苟容則大不可也文叔在上下放嚴光士各有志豈能相強今者孟舉原未嘗絕弟弟自不可立於孟舉之庭耳夙昔之惠但有感恩豈敢怨乎吾兄往矣致語孟舉江湖浩浩遊乎兩忘之鄉斯可矣各匿其意貌與盤桓名曰世情實嶮巇之所爲又何取焉言不盡悃統冀鑒諒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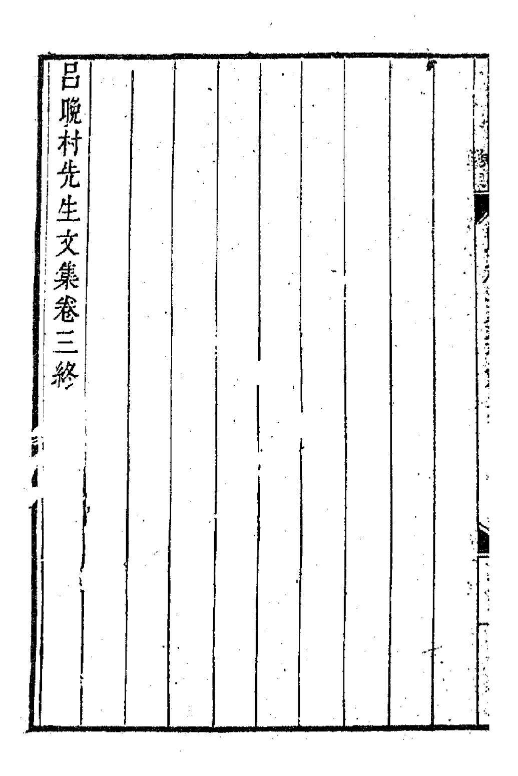
與董雨舟書

浪遊半載固多離羣之歎而於吾兄疎遠更有異於尋常百倍也舊京所遇殊無足道止鈔得書籍數千葉差足快意耳然覩兄閉門養高之樂又有雲泥之別矣歸來見里中所爲不道不勝憂憤喜方白志同語合乃得暢所欲言接手教固知淵源之有自又喜老友雖久睽而此意未嘗無水乳之契也持正閑邪之功實出喬梓爺又何益之與有承諭力民明歲之計兄之子孫猶吾家也兄但計其合當如何得力民成就遠大爺固祝而望之其敢以私利礙公家大策

乎方白近來斂決亦迥乎不凡不知兄門將來昌大
當何如也極欲晤對以盡濶悰未識何時能過敝齋
作數日暢談冗中率率未盡

與董雨舟書

尊教至適弟已入省遂致稽遲豚犬重累載臣侍裔梓夙昔世雅故敢以輕鮮唐突若見麾却令我慙恧無地矣雖知已情逾骨肉無藉虛文然兒輩終身始事不可不存此戔戔之意也伏望一笑置之處禱處禱歸君已下榻荒村但風雪中難爲載臣甚不安耳新年正望杖履過從商定山林經濟耦耕之志於是乎有成眞人生快事也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三終